

### 徐速與病魔搏鬥記

琴台客聚 黃仲鳴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晨。作家徐速一覺醒來，正檢查昨夜書寫的稿件，忽感左手一陣麻木，唔，一定是夜睡時壓麻了，本以為搖搖擺擺，血脈就流通，誰知不用管，麻痺依舊，還像有一群細菌，在血管活動起來。

不得了！病了，是甚麼病？

徐速有點慌。那些細菌往上爬，再往下爬，直搗肺部以下。忙擦藥油，沒效。煙癮來了，摸出打火機和香煙，一連打了幾下，打不出火，火機反而從指間滑下去。

門鈴響，剛有友到，目睹徐速此情此景，無不嚇呆。有說：急中風呀！

他妻子忙往隔壁醫務所找來女護士，量血壓，嘩！高達二百四十度！隨時血管爆裂，心臟停頓！

這是徐速第一次中風時的情景。但他仍不往醫院，只叫了兩名中醫來診治。他躺在床上，心臟劇烈跳動，以冰袋覆額。其後有西醫朋友來了，打了一針，即說要急送醫院。早上僅僅三個鐘頭的折磨，徐速半身已完全癱瘓。他事後形容說：「左腿和左臂，就像掛在身上的兩條炒米袋，無論怎樣提、搥、敲，都沒一點感覺，死了。」

送到醫院後，醫生也搖頭。沒希望了！

然而，當醫生用鋒利的鐵片，在他的腳心用力猛刮了一下，居然能全身癱瘓起來。至此，醫生臉容始稍霽，說：「或有希望。」

悉心醫治後，命是撿回來了。在病中，徐速想了很多，當然想到死亡：死不去，或會輪椅度日，那種日子，真難捱呀。他說：

「我會在輪椅上叫別人推我到草地上看球賽嗎？我會永久躺在床上看早餐嗎？不！不！心頭一酸，三十年來沒流過淚的眼睛，很快將枕上弄濕一大片。」

記得，以前報館有位攝影記者，在與另一同事用餐時，突然昏倒。那同事十分警醒，二話不說，即時背

### 母親的火水爐

翠袖乾坤 伍淑賢

荷里活影星朱莉亞羅拔最近夥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為一個叫 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 Stoves 的非牟利機構作宣傳和代理人(試譯為「爭取清潔全球火水爐聯盟」)。機構網頁介紹，第三世界因使用不潔燃料煮食，或吸入有毒物質生病或死去的人，原來很多，主要是婦女。

此話何解？原來在貧窮或戰亂地區，沒電力或天然氣，必須用柴、煤、動物糞便等作燃料煮食。這類燃料在燃燒過程中會釋放出大量有毒排放物，尤其室內煮食，空氣不流通，長期吸入危害健康，甚至死亡。此外還有一些相關的風險，例如在戰亂地區，婦女往往偏遠地點收集柴枝，路上常遇到暴力欺凌。

這機構的願景，是希望為第三世界引入清潔的煮食燃料和安全的灶頭爐具，改善「煮婦」的健康。

我們在香港，電力和氣體手到拿來，灶頭爐具從不是問題，煩惱的只是煤氣費抑或電費貴，明火煮食好還是無火煮食好而已。想不到煮兩餐這麼簡單的事，對很多人是個生死攸關的公共衛生問題。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媽媽那一代，小時候在廣州也是燒柴的。她很幸運，家裡有錢，不必自己動手。後來打仗，來了香港，甚麼都沒了，得重新從木柴學起。那時的香港，據說多數人家也是燒柴或煤的，後來好一點，有了火水爐。我記得到十一、二歲，還是住舊式公共屋邨的時候，家裡一直都是用火水爐燒水和煮飯的。

從煮食的速度看，火水是極不穩定的燃料。而火水爐，就是靠那幾條棉芯，把火水帶引上來燃燒。一個爐只有幾根幼幼的火，炒菜做飯都很慢。小孩子最喜歡幫忙換火水，樓下雜貨店的大隻佬會送一火水上來，我們就爭着添火水。火水的氣味很嗆鼻，有時像「滾滾」，淋濕了火，爐頭就會發出濃烈的火水味，鄰居都聞到。媽媽那時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把黑鐵水煲注滿水，刮火把火水爐點着，燒水沖茶。近母親節，就想起這些。

### 令出多爭有污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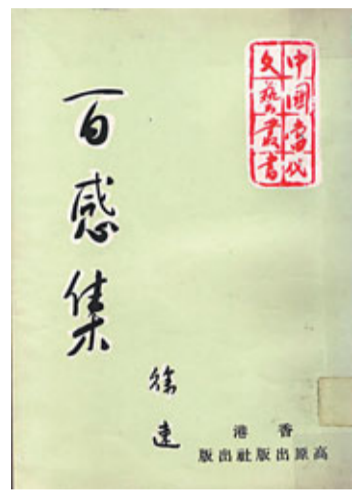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最低工資法令已於五月一日生效執行，各式爭物方興未艾，不少最受影響的小僱主甚至仍然不清楚如何計算！口口聲聲歌頌香港是法治之區的政客們，心中有愧嗎？一向引法治為傲的香港人，該是汗顏，還是憤怒？

最低工資每小時二十八元，當局示例說明：新例下最低工資每月收入，假設以標準工時計算，是二十六(每月工作天)乘八(每天工作時)乘二十八等於「總數」，簡單不過。這個總數不等於現行概念的月薪，清楚明白是以小時為單位，把每月內工作工資加在一起，不是過往以月為工作單位計薪的「月薪」。除非僱主聘用前聲明朝九晚五包含午餐時間，另外，每工作四十八小時有一天有薪假，否則，把月薪等同時薪總和是偷換概念。

都說魔鬼藏在細節，經過多年反覆討論，參與各方能不討論細節嗎？既然各方通過現有五月一日生效的版本，即是同意按新假和飯鐘現狀，當局暫時不一切規定，交由各大小企業勞資雙方彈性處理，依舊舊有規定，考慮現時處境，互信、互諒，作出符合新工資規例的決定。只要計算方式沒有違法，就應尊重會議結果，遵守法律精神。恣意把良心掛在嘴邊，輕率濫派「無恥」、「無良」帽子，無異踐踏人性尊嚴良知。

古有名言：橙越准而橘。其塵土壤就出甚麼收成，從外地移植過來的物，多少總走了樣，輕則扭曲變形，重則僅得其皮肉，內裡完全變質。世界各大都會行之有效的議會制度、媒體監督，在香港起不了正面作用，不少時候還竟添煩添亂。



看了這書，不百感交集者幾稀矣。作者提供圖片

起他，飛跑叫的士，將他送進醫院。中風！不錯！中風，幸急救及時，命「背」回來了，以後還行得，走得，只是臉面有點歪斜。

人生就是如此，如果那位同事驚恐、驚呼、報警、救傷車到，如此一耽擱，救回也真的坐輪椅了；或者擡着四腳鐵拐，顛抖的舉步。

徐速三個鐘頭才送去醫院，不死，也是奇跡；臥床、物理治療一年半後，居然又是一條好漢；這確是奇蹟中的奇蹟。

這治病的過程，徐速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我與病魔搏鬥》，收在他的散文集《百感交集》(香港：高原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二月)。近日重讀這篇文章時，徐速音容又浮上腦海。

認識徐速，時當少年，分屬晨風文社成員。那時我們搞了一份八開報刊《晨風藝圃》，報頭就是徐速的題字；第一期他還為我們寫了一篇稿子，勉勵有加。栽培後生一輩，徐速確是盡心盡力。雖然，我從沒在他創辦的《當代文藝》寫過一篇稿，怎解？因為太自卑了，自認沒有《當文》的水準，只做讀者不敢當作者。

時間過得飛快，當悉後生一輩無人識得徐速時，真是「百感交集」。

## 城市的名片

南京市政府計劃興建地鐵3號線，為此必須砍伐市內六百多棵老樹。

五年前到江蘇旅遊，於南京小住，走在熙攘的老街上，街道兩旁一排排挺拔的法國梧桐令驚艷的旅人傾倒不已。春末夏初的五月黃昏，金光閃爍的夕陽下，騎單車的人群在濃郁蒼翠的樹底下經過，漂亮和諧的鏡頭像圖畫一樣烙印在腦海裡，色澤至今猶光鮮亮麗。

原住北馬吉打，已經移居澳洲多年的朋友3月間回來，見到一別二十多年模樣綠意盎然的檳城，非常興奮，不可置信。他提起在亞德雷特有棵大樹，當地政府原本打算砍掉，於大樹原址建立維持交通次序的紅綠燈。市政府的建議剛提出來，即時受到全市人民的激烈反對，市民們寧願每日忍受堵車之苦，也不許老樹消失。

它成為一棵獲得全城市民寵愛和關注的老樹。已經有十多年了。朋友說。市政府幾乎每年舊事重提，可是每一次都掀起反對的聲浪，結果那棵樹至今還在。自認環保覺悟分子的人很得意：甚麼時候到亞德雷特，我帶你們去看看。

在他旅居檳城期間，特別抽出時間載他去島上的樹，態度沒有比他更得意洋洋，就很平常心地說：「這裡也有這樣的樹，好多棵。」不好意思用不計其數。

也許沒有名聞遐邇，但在檳城，不少街道都見有讓樹的路，因此不覺得有何稀奇。

單是從俗稱關仔角的葛尼道海邊路往老城區行去，一路上但見深宅大院的百年老屋，從外形觀多為西式建築，也有一些融合中國、馬來及歐洲殖民風格的古舊豪宅。這條原名為Northarm Road的街道，福建話路名非常直接地稱為「紅毛路」。「紅毛」在福建語即為洋人之意，可見當時多為洋人住宅。在路在路之間，不時可見保留一小塊略

高的隆地，大樹就這樣被保護起來了。

這是一條最多為留樹而讓路的路。各類不同品種蒼勁挺拔的大樹，比較多的是葉子小小密密的含羞草科「雨樹」，樹形優美，樹冠很大，張開得像傘一樣，是很適合植於陽光普照的熱帶地區的遮蔭樹。春節前後便開毛球形的紅花，名「雨樹」有其因，在雨停以後，樹仍在不停地落水，其實是它那像含羞草的葉子「遇雨則合，天晴則開」，合攏的葉片張開時掉下包住的雨滴，不知情的行人經過樹下，急急地趕緊打傘；為數不多的是絢人眼目的紫色花串，遠遠便叫行人楞直了眼，這美麗耀眼的大樹叫「藍花楸」，再也沒有其他樹可以與它爭奇鬥艷，那份難以形容叫為美投降的人評為「美得不像話」，花開時葉子早知無法爭鋒，自動棄權，掉得光光地一片也不留下；舊時檳城人亦很愛在街邊植一種叫「黃色火焰」的花樹，因樹形與「鳳凰木」相似，只不過「鳳凰木」開紅花，故有人稱這為「黃鳳凰」，也聽到了有叫它「金浴雨」的，然而「金浴雨」的花，是一串往下垂，「黃色火焰」雖亦是串花，花型卻往上生。清明節時開得最盛，一陣雨過，天還未晴，即刻已掉了一地的金黃。其中有兩棵在我的母校檳華女中前面向玻璃池滑方向的大街，還未抵達那棟建於十九世紀的典雅莊嚴老教堂之前，同時期建築的修道院女校門口，就佇着清明時節邊盛放邊墜落的黃花樹。

多數是堵塞在擁擠吵擾的喧鬧車陣裡，透過車窗玻璃，陽光輝映得翠綠的葉在閃閃發亮，挺立的大樹幹越往上長越多分叉枝幹，茂密綠葉形成高聳的樹蔭，恆常的綠油油彷彿永遠不會出現冬季的蕭索景觀；3、4月為黃花盛開季，綻放和飄落同時在進行，讓看的人有點手足無措。風吹過，碎碎的花在空中輕輕飄蕩飛舞，就像在下黃花雨。有時候路過，遇上雨天，大樹添加一重濕潤的朦朧樹影，穿



「雨樹」樹形優美，樹冠張開得像傘。網上圖片



滿樹的黃花迷人眼。網上圖片

越濛濛細雨眺望過去，堵車心情不單不會鬱悶急躁，反而生出好整以暇的晃悠感覺，誤以為自己在當旅人遊客。

這條街道還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樹，在兩個女兒出世時叫美國療養院，現改名為檳安醫院對面的候車亭前。大眾書局每年兩度辦書展，可能並非刻意，卻都巧地選擇在這棵大樹旁邊的大樓頂層。

為了這三棵大樹，一條同一方向的街道，劃開兩條。凡有外國朋友來觀光，往往喜歡將三棵大樹當成檳城其中一個重要景點，宣揚檳島人民和大樹的深情愛意。

那是環保尚未蔚成風氣的年代，大樹在與不在似乎無關緊要，可是，綠樹是讓一個城市美麗起來的天然化妝品，想要美麗檳榔嶼的祖輩，保留了大樹，分開了路。

檳城的觀光冊子，宣揚島上最高建築物「光大」是喬治市的指標，我卻幻想把這些不必讓路的大樹當成我城市的標誌。

當年為了讓這些大樹留存，叫道路讓地，不曉得是否曾經討論或爭取？如今每回經過，看見花開花落，想到大樹仍在一逕地往上長，不禁生出一份溫暖。仰頭看樹時，肅然起敬地打從心裡景仰前輩們的眼光和胸懷。

到了今天，親眼目睹地球傷勢日益嚴重，倘若我們仍不懂畏懼地輕忽以對，不知反思地胡亂砍樹，

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南京市民為了600棵梧桐樹，強烈抗議，市政府在輿論重壓下，迅速收回成命，就連原本計劃遷植的5,000棵老梧桐樹也無需搬遷換位，留在舊址繼續為當地的市民散發芬多精。

當年江蘇之旅，特地選擇小住南京，為的是慕名已久的行道樹，這回路邊的梧桐老樹幸好保存了下來。

大樹天生就散發一種誘惑人的氣質，那不斷往上長的昂揚姿勢，讓人明白力求上進的姿態有多好看。長成以後，梧桐樹的枝幹和葉子極力向外伸展，為樹下乘涼的人們展示「分享是一種不自私的美麗行為」，作最好的典範。

自從更換新政府，檳城到處在栽種大馬櫻花，兩年內植下五萬棵，這整開的花形狀似風鈴，分為紅、粉紅、紫、白等不同顏色，風鈴木一年只開一季，花期三個月，盛開時一片花海的怒放姿態非常迷人，落花在風中飄蕩，浪漫得叫人忘記哀傷。台灣朋友說在台灣，人們稱它「美人花」。嬌豔瑰麗的美人花，開花時候也在落花，一邊盛放一邊凋墜，真像弘一大師圓寂前說的「悲歡交集」，其實這不就是每個人一生的總結嗎？

有一天，蔥綠的樹木，變成這個城市的名片，早年堅持留下不讓路的大樹的先輩們已有先見之明，而我們極度嚮往，充滿期盼地等待這一天。

### 常懷感恩心

思旋

禮重者如佛教徒推崇「報四重恩」。然而，一般為修為有智慧者，緊記「衡環結草報恩德」。尤其是對有生育之恩的父母以及有恩於他的恩人，常懷感恩心。就算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之」。不過，在當今盛世之年，瞬息萬變的時代，人的核心價值觀似乎已大變，離未差至「忘恩負義」，但重恩情者式微矣。

尚幸坊間每年一度的「母親節」和「父親節」，至今仍盛行熱鬧。四月份商業化的今天，提醒為人子女者不若在節日一盡孝道。至少送上一「秀才人情」心意卡也好，請父母飲茶吃飯也好，均令雙親開懷懂得有心囉。當然子女在節日送上禮物表孝心是最好。剛過去的母親節的確見到合家歡鏡頭。內地同胞自由行者也加上歡樂行列，名店百貨、化妝、時裝店生意大增。歐美經濟仍然不景氣，香港是旺地。其實，近年不幸發生天災人禍的事件，尚幸香港是福地免於難。然而，看在眼內，痛在心裡，感慨萬千，愈來愈多人珍惜生命懂得惜福，愛惜家人、眼前人，大增慈悲之心。他們並非非佛教徒，也無誦唸《金剛經》，當然也不明何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惟人世間萬物生生不息，未必定要潛心學佛，其實，只要感悟「空」之道理，無我「融於自然，無常」隨緣而從容。平常心是道。如此一來，正如我一樣，並非非佛教徒。時值佛誕壽辰，浴佛節吉祥之日，不由我不感佛陀大慈、大悲、大智慧而期待是有福之人。

今日是佛誕正如聖誕一樣，在香港是公眾假期。香港佛教聯合會及其屬會分別舉行浴佛祈福法會。非教徒者有假期作樂，亦有智者趁假期自我修行，洗滌心靈的煩惱。有人認為佛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虛無而消極，乃出世行為。現實中今日的佛教，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入世所為，祝福全民是也。

### 駱以軍在香港的活動

詩幻留形 陳智德

香港浸會大學繼二〇〇九年度邀請台灣作家黃春明擔任駐校作家後，二〇一一年度邀請台灣作家駱以軍擔任駐校作家，舉辦一連串活動及課程，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舉辦展覽展出駱以軍的作品。三月十六日下午五時至六時，香港浸會大學舉辦「駐校作家二〇一一年度公開講座」(四月份活動包括公開講座「夢中尋夢：文化/敘事的跨界建構」，和「歷史與文學想像」，前者四月一日在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樓四樓逸夫大樓舉行，後者四月九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

此外，香港劇團「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改編駱以軍的小說，二〇一一年四月三十日在土瓜灣碼頭角六十三號牛棚藝術村牛棚劇場舉辦「駱以軍小說在牛棚劇場演出」，演出後設「演後對談」交流環節，由駱以軍與劇場改編者進行交流對談。

在牛棚舉行的「駱以軍小說在牛棚」活動我留意到，很有興趣去看，惜有其他事務，只能搜集該活動的資料，作一點個人用途的記錄。駱以軍的小說我也很喜歡讀，聽他於散發學生寫作方面也有方法，浸會大學邀請他擔任駐校作家誠為美事，我雖不是浸大中人，實樂見駱以軍被邀為駐校作家，相信浸大學生也會珍惜這學習體驗。此外，趁著駱以軍來港的連串藝文活動，香港作家與台灣作家多作交流，也促進彼此了解。香港的文學氣氛和人文閱讀風氣當然大不如台灣，不過在文學情景而言，兩地實在有許多共通的地方，值得詳細談論。

### 鄧麗君新訊

杜亦道 阿杜

不覺已屆五月，十六年前即一九九五年之五月八日，正是我們一代歌后「中華歌姬」鄧麗君魂斷泰國北部清邁市梅坪酒店之時，轉眼間已十六載了。人亡歌永，鄧麗君的歌舞仍在中華大地飄揚，不但全國各地紛紛湧現了一批批模仿鄧麗君歌聲的後起之秀，連歐美外國也有仿唱鄧麗君的歌手，這兩年便有一位荷蘭爵士歌手最推崇和愛唱鄧麗君，前年來港演唱時便以中國普通話高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樂曲，金髮歌星唱華語，頗為獨特，也是見鄧麗君影響力之深廣。

今年五月八日快到了，此數天香港鄧麗君歌迷會會長張麗玲振臂一呼，有近廿位忠實歌迷組成一小隊五月初出發赴清邁，已電郵訂住梅坪酒店昔年鄧麗君病發猝逝的十五樓，泰國人似華人之迷信忌諱，昔日鄧麗君之房被奉為名地，其他客房價每晚十餘港元，那一間房新訂房價為三千多，香港歌迷忠誠心歌歌，為了懷念和憑弔永遠的偶像，房價特貴也有數人照樣訂住，她們說五月八日此天會在房中設置擺祭，以盡一點永不相忘的心意。同是這幾年，

畢業於福建音樂學院的鄧麗君，外形嬌麗高挑聲音清脆，工藝直追偶像前輩鄧麗君。她童年生活在中國鋼琴之鄉鼓浪嶼，該山林小島，家家都有鋼琴是亞洲鋼琴音樂水準最高之鄉，鄧麗君受此薰陶，所以她的模仿鄧麗君又高了一個層次。這次為「鄧麗君進進也」，她共得石信之義助伴她征音樂之都，在那邊指揮為她伴奏，此事我們鄧麗君的好那朋友們全部為她興奮。